

难忘岁月

● 温福林 著



难忘岁月

● 温福林 著

难忘岁月 NAN WANG SUI YUE

温福林 著

责任编辑:刘明涛

封面设计:章桂征

时代文艺出版社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25印张 插页2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

吉林省邮电印刷厂印刷 1993年5月第1版 1993年5月第1次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印数: 4000册 210 000字

ISBN 7-5387-0591-0/I·551

定价:5.70元



本书作者温福林摄于1993年4月

温福林,1942年生于吉林市,1962年考入吉林大学中文系,1968年赴北大荒解放军农场劳动,1970年分配到吉林省邮电部门工作至今,现任长春市邮政局局长助理。

1991年发表长篇小说《十字血》,作为系列长篇第一部,从三年困难时期写至“文革”爆发前夕,“涉足无人问津的荒原”,“填补了特定历史环境下的文学空白”。本书作为第二部力图全景式地再现“文革”。

1992年上半年创编电视剧《信使浪漫曲》,录制并播映。

现为吉林省作家协会会员,长春市作家协会和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

川流不息的真理，通过错误的沟渠，
奔涌而出。

人类的历史，耐心地等待着被侮辱
者的胜利。

——泰戈尔

自序

当文学面临着困顿和作家面临着失落，小说的创作和出版该是怎样的艰难。然而，经历过的历史终难忘却，受使命感的驱使，以“文革”为题材以一代人命运为主线全景式再现这段生活的作品，早已为世人期待和瞩目。巴金老人呼吁过一定不要忘记这段历史，艺术地再现这段历史，要有中国的但丁与《神曲》。于是有“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之誉的作品已从不同角度纷纷涌现。拙作《十字血》作为系列长篇第一部，也当忝列其内，只是笔触深入到“文革”前的历史土壤。从“反右”、困难时期到国民经济恢复，极左思潮的潜伏和积淀终于酿至“文革”这场风暴。作为第二部的《难忘岁月》，从“文革”爆发写至1968年为一段落，也是笔者竭力全景式真实再现亿万人受触及这段历史的探索与尝试。小说主人公李福光自不配有好的命运，连同他的恋人、朋友、同窗及各自家庭，都在互相撞击中、齟齬中扮演各自不同的悲剧角色，走完自己的人生路程。但丝毫不泯灭其中的人格美、人性美。一代人就是怀着高昂和忧伤走完了这段路。

历史有负于一代人，历史造就了一代人，历史也期待着一代人。艺术地回顾再现这段历史，绝不是为了回顾而回顾，为了再现而再现；绝不是为了哭泣，为了招魂，为了暴露；而是为着更深地认识过去，总结过去，因而也是为着现在为着将来。笔者的使命感就由此而生。这或有志大才疏之嫌，终究是将这部作品献给社会了。好比送上一道菜，味道如何是咸是淡自有

世人品评了。并且我的第三部长篇也将脱稿，写主人公李福光在北大荒的经历和最终如张志新式走上刑场，尾声也将写到“四人帮”倒台后书中人物的命运归宿，于此，我也算交上一个完整的答卷了。

作家并不是潇洒的职业，这是著名作家路遥说过的话。当第三卷稿即将杀青之时，我也生着此感。然而只要作家的劳动能十倍地有益于社会，他的付出就是值得的。于此，我对已故作家路遥又怎能不生出深深的敬意，又怎能不奋蹄勤耕，效法其精神于一二了。

一九九三年元月三十日

目 录

第一章	风云突变	(1)
第二章	彷徨与发泄	(16)
第三章	斗鬼	(34)
第四章	恐怖与狂热	(49)
第五章	大栅栏的奇遇	(67)
第六章	柳暗花明	(81)
第七章	患难识知己	(97)
第八章	集体请罪	(115)
第九章	山花烂漫风突起	(133)
第十章	波翻浪涌	(148)
第十一章	红海洋下的惨剧	(165)
第十二章	智救邱明	(181)
第十三章	情系山村	(198)
第十四章	狭路相逢	(212)
第十五章	临终一吻	(229)
第十六章	奇妙的追悼会	(246)
第十七章	暴风雨撕裂着人心	(263)
第十八章	未敢翻身已碰头	(278)
第十九章	诱惑和交易	(293)
第二十章	非是国殇	(308)

第一章 风云突变

黑沉沉的夜，一阵阵轰隆隆的雷声把李福光震醒，闪电无情地刺进窗棂，扫遍室内每个角落，于洁白的四壁映出刺眼的光亮。

李福光索性披上睡衣，踱到窗前，望着窗外瓢泼大雨。只见烟雨茫茫，水珠四溅，似乎街灯也害怕这急风暴雨，昏黄的光连十米以外的景物也照不清楚。满街积水四溢，雨柱打出无数泡沫，象开了锅一样。

李福光望着望着，心头更觉茫然。住院三天，病情似已减轻，可心头却象压着铅块，一天一天地沉重。这急风暴雨看来真的来临了，来得这般迅猛、暴戾、无情，好端端的晴日，平静的校园，霎时间就改变了氛围，令人窒息。

雷鸣闪电仍在肆虐，暴雨仍在倾盆而下。李福光浓眉紧锁，悠长地叹了口气，闷上心来，睡不着，他无可奈何地躺到床上。

不知什么时候进入睡乡，也不知什么时候雨停了，李福光睁眼醒来，东方的鱼肚白已捧出一轮红日，晨曦的霞光射进室内，预示着今天是个好天气。

“嗨，伙计，昨晚睡的怎样？”

躺在床上沉思的李福光听到临床发来尖声尖气的声音，他瞥一眼病友，知道他是物理系的赵瑞，一绺长发搭上脑门，那眼神，那薄薄的唇似乎还带着一种挑战，果然，没等李福光搭话，赵瑞就问：

“怎么样？老学究，还辩论不了？对昨晚广播有何见解？”

李福光实不愿回答，嘴角浮出一丝苦笑。

“咋不讲话！不敢辩了，是不是？”赵瑞欠起身盯着问。

“有啥不敢辩的！好事多磨，真理不怕辩。”

李福光终于坐起身，不冷不热地回敬着，沉吟片刻，浓眉一挑，又补充一句：

“不过，最好用事实讲话。”

“事实？什么叫事实？中央精神就是最有力的事实！昨晚广播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你听了就没感觉？……告诉你，这院我是住不下去了，今天我就出院。”

“哎，你们二位最好都出院，一天到晚吵个没完，让护士听见都跟着挨批！”

靠东床的历史系四年级生袁路，因被吵醒，掀开被头，不满地发出警告。

“护士？管她呢！你懂吗？这叫突出政治！”

赵瑞说着下地趿着拖鞋，急匆匆奔向室外。

李福光望着赵瑞消失的背影，苦笑了一下，耳边又响起他说过的那句“这院是住不下去了，今天我就出院！”是呢，当一场轰轰烈烈革命到来之际，谁还有心思住院呢！谁都在注视、关心，既然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既然亿万工农兵都上阵，自己当然不能站到圈外，可横扫谁？除明摆着的“黑五类”，已“批倒批臭”的吴晗、翦伯赞、邓拓、廖沫沙，还有谁是代表人物呢？看社论的意思，莫非有更大的代表人物？“事实，中央精神就是事实。”赵瑞的话或许有些道理。人自信，又不可太自信，还得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一作此想，李福光反觉轻松许多。

当天下午，李福光就办了出院手续。

踏出医院门，奔向校园，精神顿觉清爽，鸟儿的啁啾也觉

悦耳，只是遍天遍地纷纷扬扬随风飘曳的杨花柳絮，不时落在身上打在脸上，竟至迷得睁不开眼睛，昨日临窗看着，还挺有趣，心有所感，吟出首诗，今日就觉心烦。他走着，走着，就竭力回忆昨日吟成的诗句：

风儿吹拂着杨柳，
暖暖地吹，
轻轻地摆，
杨柳受了感动，
就天女散花般，
撒出一片洁白。

杨花站不稳脚跟，
身子一倾，
投向风的胸怀，
柳絮抑制不住兴奋，
没有叫喊，
奔向风的大海。

风儿，风儿，
真有动人的魅力，
任着杨花自由飞翔，
任着柳絮展现风采，
共同装点着世界，
把地上的尘埃掩埋。

李福光思着，想着，心田反增着蜜意，脚步也变得轻快——大自然的赐予如此美妙，人间的世界也自会美好，忧郁不能解决问题，乐观才能驱逐烦恼。豪迈的信念使李福光甩着双

臂，迈着大步，眼眺前方，宿舍楼近了，只稍一拐弯，就可见到正门了。

“福——光！”

忽然，他听身后有人喊他，回头一瞅，哟，是孙方、单存生，还有刘冬、邱霞、杨晓华、邹英秋，来的好齐呀！李福光收住脚，等着。

“福光哥，病好了吗？这就出院啦？”

邹英秋没到近前就喊着。

“不好能出院吗？”李福光也笑嘴嘴大声应着。

“你看，我们去医院看你，你不在，大伙还买了这么多东西。”

杨晓华来到近前，说着又向单存生手拎的提兜一指。

李福光笑着正不知说什么好，单存生粗门大嗓地说：

“福光，你不吃，这些东西就归我了，回到宿舍俺就吃！”

“看把你馋的！别把你撑着！”邱霞说完一撇嘴。

“我吃不完带你一个。”单存生仍打着哈哈。

“要我说，回俺寝室，咱们大伙一块吃。”李福光接过话茬提议。

大家刚要动步，突然楼顶上方的高音喇叭有了响动，正奇怪着，就听广播喇叭传来女广播员清晰的声音：

“全校师生请注意，全校师生请注意，今天晚上八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重要新闻播出，希望到时收听。”

“再播一遍……”

“重要新闻？什么重要新闻？”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一致认定，是关于“文化大

革命的”。话题随着转到这个方面。回至寝室，单存生将兜里的水果、罐头之类一一向外掏着，李福光让着，大家边吃边议，纷纷猜测这重大新闻会是什么内容。

李福光见刘冬、邱霞交换一下眼色，似有话要说，眼神一亮，就冲两人问：“你们听到什么消息？”

刘冬瞅了瞅邱霞，向她示意，邱霞嗫嚅着不敢肯定地说：

“昨晚我哥从北京给我和冬姐来了电话，说他们校聂元梓5月25日写了张大字报，是直指北京市委和校党委的，北大现在已开了锅，不知今晚新闻是否跟这个有关？”

“噢，这么说，一场暴风雨真的要来临了！”

李福光不安地做着判断。

李福光的话使大家耳目一新，盼着傍晚的来临。

吃过晚饭，各寝室都三三两两地议论，猜测重要广播的内容。入夏以来，中央发布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消息不少，也没说是“重要广播”，好多同学急不可耐地来到室外，找个地方或玩球，或散步，等待着中央电台的播音。

初夏的傍晚，太阳余辉洒在校园里，仍如白日般的明亮，微风吹拂，令人感到了舒适惬意。樱花谢了，桃花谢了，梨花谢了，丁香化还开得正旺，散出一种芳香。广播时间要到了，宿舍楼的台阶、门洞，各个窗口，乃至校园各个角落，疏疏落落坐满了等待收听重要广播的东大师生。

李福光、孙方、单存生站在一簇丁香树丛旁啁啾不休地唠着，刘冬、邱霞、姜景蕴也席地而坐，互相交换着看法。邱霞不时抬腕看表，唉，时间过得好慢，她内心急切而又欢快，特别是电话中听到哥哥那番激动的讲述，无疑是说一把烈火已经点

燃了。北大历来有革命传统，哥哥是支持聂元梓大字报的，说这是“点燃文化大革命烈火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倘真如此，那可太令人振奋了！

邱霞又一次看表，表针已指到十九点五十五分，时间快到了，她左右瞅瞅，无论谁都不说话，屏息等待着。她发现孙方、李福光、单存生都在瞅她，李福光还用手指了指手腕子，邱霞会意，又瞅一次表，最后伸出三个指头，意即还差三分钟，终于，广播的时间到了。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播送重要新闻。”

广播员清脆激昂的话音把所有的心都攫住了，接着就是于沉静中的高亢，于等待中的爆发，于收听中的兴奋，播出的消息的确惊心动魄：

“北大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

“……事情发生在五月八日发表了何明、高炬的文章，全国掀起了声讨‘三家村’的斗争高潮之后，五月十四日陆平（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急急忙忙传达了宋硕（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在市委大学部紧急会议上的指示：‘现在运动急切需要加强领导，要求校党组织加强领导，坚守岗位’……”

呵，果然是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

邱霞内心起伏着，许多人的内心起伏着，大字报的字句敲击着每个人的心弦，激荡着每个人的革命热情。广播员的声音朗朗脆脆，跌宕有致，激昂慷慨。每人眼睛都圆睁着，都侧耳静听，内心都做着激烈的思考。当充满火药味的大字报指名道姓点了北大校党委和北京市委领导的名字，发出“是战斗的时候了”的号召，提出要“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

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更把人们的思维和激情推向高潮。

许多天来朦胧不清的概念，一下子在人们的脑海里廓清了，原来“牛鬼蛇神”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这样一些人，好复杂呵！北大有，我们这儿会不会有呢？从中央到地方，到我省我校？人们按大字报的思路自然做着联想。如此大字报无愧是点火的大字报，又号称“马列主义”，就更有鼓动人心的力量。

特别是接着播送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更把人们的激情推向高潮：

“……人类历史空前未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妄图阻挡这个潮流的小丑们，他们是难逃灭顶之灾的！”

——多么惊心动魄的消息！孙方、刘冬、汪大经……这些学生中的共产党员全都受了鼓舞。

——多么振奋人心的号召！陆松炎、史云鹏、马占江、姜景蕴，以及邱霞、单存生、仲先明等，目光灼灼，全都神采飞扬。

“要声援北大！”

“要支持北大！”

中央广播员的声音并没随着广播完了的新闻而消失，它在人们耳边回荡，在校园里回荡。人们不暇思考，在心底里共鸣着，汇成这样一个共同的声音。

东北大学沸腾了！

李福光、孙方、刘冬等赶到文科楼教室，片刻功夫，已是同

学云集，一张张红纸签名的声援电报稿铺在了桌上，一张张声讨北大校党委支持聂元梓大字报的声明和大字块贴了出去。霎时间，文科楼内外墙壁上，游廊里，变得琳琅满目，人声鼎沸。如今有谁还能坐得住板凳呢？于此革命浪潮汹涌的非常时刻，有谁能料到，东北大学校园正酝酿着一场更大的风暴。

在文科楼中文系四年级教室的一隅，刚写完“支持北大学生革命行动”的陆松炎，正要将大红纸往外张贴，突然神情一动，他的嘴角抿了抿，拽一把身旁正在签名的马占江说：“你把它贴出去，我有点事。”说完出了教室消失在走廊的人流里。

李福光沉默着，思考着。目睹眼前发生的一切，中央的态度是那般明确，可北大校党委领导只提出对运动“要加强领导，坚守岗位”，怎么就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了呢？这是他听完广播就一直思考的问题。

“福光，签名吧！”

孙方擎过一张大红纸，上面起草完的电文下边已签了好多饱蘸墨水的名字。李福光瞧了瞧，犹豫着，又一想，签不签是对党中央毛主席的态度问题，还是签吧！

李福光擎起墨笔，手有些颤，腕子一抖，熟练地写下了自己名字。可他的心却紧缩起来，呆呆注视自己的名字发愣。

突然，走廊传来喊声：

“快上理化楼，有人给校党委贴大字报了！”

随着喊声，各教室同学都吃了一惊，不约而同向外挤，走廊里的人群向外蜂拥着，蠕动着，认不清是哪个系的，从文科楼径直向校部大楼奔去。

李福光裹在人流里，一脚高一脚低，风驰电掣般来到理化

楼前。

远远看去，庄严的大楼翼门两侧果然贴有大字报，无数人头攒动，李福光好不容易挨到近前，搜巡着那张指向校党委的大字报，三挤两挤，终于看清了，标题就很醒目：

《校党委金波镇压群众运动，决没有好下场！》

再定睛一瞅署名，居然是物理系赵瑞。

李福光正自吃惊，突然瞥见陆松炎跟史云鹏手拿浆糊，擎着大字报也向翼门墙基走来，拥挤的人群好奇地盯着，自动让开一条道，到近前了，陆松炎冲李福光淡淡一笑，点了点头，不紧不慢地在赵瑞大字块上方，刷好浆糊，大字报一点一点展开贴实，好奇的人们纷纷前拥注目而视，嚯！标题就是《炮轰校党委》，再细看，上面写道：

在文化大革命连天涌的形势下，以金波为首的校党委按兵不动，定调子，捂盖子，说什么“对吴晗、三家村的批判要着重在理论上”，“要充分摆事实，讲道理”，“要加强领导”，试问，这些黑话同北大陆平的“坚守岗位，加强领导”，以及“充分占有史料”有什么不同之处，东大校党委执行的难道不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吗？

我们不禁要问，以金波为首的校党委是些什么人？

金波是不是黑帮分子？

陆松炎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

触目惊心的大字报使人群起了骚动，李福光看着，看着，